

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禍十三

廣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二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去聲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
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
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
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
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得十二

橫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

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指順

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
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
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起發也我也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

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蟬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楊十二

二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矐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
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
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哀頰也女
殆著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
為有是求焉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
吾也亦甚忘雖然女美患焉雖忘乎故吾吾
有不忘者存

矐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
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

乎前也顏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爲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爲不息任其成形亦不

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熏烝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啻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

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
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
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
中唐有覺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
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
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
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
而浚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
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
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
把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得則有不忘
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侍於少焉見去曰某

楊十二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
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
口辟焉

○ 讀爲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

○

言也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爲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也

不惡易也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

新十二

五

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 親自得道者方能曉此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
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
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
方者也比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

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
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
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
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
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
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
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
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嬴君

標十二

六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
曰昔者寡大夢見良人黑面而頰乘駮馬而
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
瘳乎諸大夫感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
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

馬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
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
者不成德度者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
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度者
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

篇十二

+

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爲一事者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
何論刺音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去聲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
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皆遂

巡是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遂巡而
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福十二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因一

虛 陵 竹 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輝照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并云之丘而適

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

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

○

上而賄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

曰唉

者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

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若若黃帝

彼

若若無名相

與彼

若若

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

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

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

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者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矣爲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
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慮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
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
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病日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
行各得其序愔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萬物畜初大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
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
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
物之死生方負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
翩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
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

不囿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
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惓然若亡而存油
然不形而神萬物並蓄而不知則能知其
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

四一

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

三

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
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媒媒音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隸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

音安

敢問至道

○老聃曰汝齋戒䟽淪而精神掄擊而知夫道○

宵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
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
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
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恟達耳目聰

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
其道與且夫搏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
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莊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
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音啗音醜
音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
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因一

四

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
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
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句所以贊聖人之
道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

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
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爲
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
地之間但聊且爲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
太虛也自大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醱之
物耳禮記註醱梅漿也暗久醞之也漿雖
久暗能得幾時日多者爲壽日少者爲夭
故凡世人所搏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
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

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隙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殺墮音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
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
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
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袞墮袞之貌不形之形
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
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日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狶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
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
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
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
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

也履豨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
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爲豕肥
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
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圖一嘗相與遊乎大

無何有之官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閒乎寥
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
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

反皮水

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

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官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作一連讀寥虛也寥已吾志虛吾心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

○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
來亦不知曾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闕
虛無之門也天問馮翼翼惟像何以識之淮
南子天地未形馮翼翼彷徨乎馮闕者
倘目一徜徉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
而莫知其所極七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
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
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
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衆所謂也
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
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
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
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
不際者也

妣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瞑

音

妣荷甘日中

夕

幾者

戶而入曰老

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然放杖而

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務訑訑自得訑故棄予而

死已矣夫句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句舍垧名弔句聞之句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

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實

實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麥戶推開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

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

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

以質正今老龍言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
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
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
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
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因一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宙宇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比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
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
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
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
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

資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煨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
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
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

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

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爲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

C

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
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
凡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
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
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
之則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
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讀作

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國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菲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

○ 之相磨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
狝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
非辯論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
於相磨矣圓則狹於圓室則深於堂愈趨
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整字相照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
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
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
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
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因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

音供役

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以址居長壘

音址音根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

音去

之擁腫之與居鞅

字之爲使居三年長壘大壤

音積

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

音史此

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手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
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標音之人邪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則人皆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爲爲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鱠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磻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
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
中穴阨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趨蹙然正坐曰若趨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也南榮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非也矣而
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趨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聞道

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趯以全形。趯不以爲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間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趯雖勉

強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旨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趯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四二

三

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爲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

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

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
之人也惘惘乎汝欲反

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

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也夫外韍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
內韍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韍者道德
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孰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

四二

四

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
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韍者以皮束物制
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
多而不可把握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
者謬亂而不可把握則將拒閉之於外內

外獲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做而行者乎

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

病之所
以然

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

雖甚猶未得為甚也

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手能勿失手能無卜筮而知吉凶手能止手能已手能舍諸人而求諸己手能脩然手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

所

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

又 吾禮

噉失聲也捉以手拊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瞑

音

偏不在外也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是衛生之經四二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

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櫻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

然而性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五

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
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禍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越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
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

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爲至也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是
說至人處却中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越曰然則此所
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爲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
○ 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爲人能如是不知

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
宇泰定必假脩爲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
以有常而巳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
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爲天民天之所助則
有位而爲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黜聰
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爲至其有不能成
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爲天所助也天
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結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

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
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
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
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
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
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
不為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

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
獨立之意

兵莫惜于志鏖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
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
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
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
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
伸而世人却自以爲出而有得不過得死
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
以爲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
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及之
爲人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

剽標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
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未
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
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
無本剝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
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
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
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
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
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已是分生死爲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

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
有不同耳

有生職

五成於
戊二反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

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

此音
肢

反古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黷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復三戌祭名臘牛百葉胾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

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脔與胾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

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
安有真的是處故爲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
是非果也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
節也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
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黷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
正緣人以有生爲根本着得大重師知則
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螟與鶯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跟

又女辰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媪大

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入大金

跟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鰲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响媪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响媪不必矣辟

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為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宵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
不為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
也

欽者敬也有收欽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音良猶能也乎人唯

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

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
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
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人能天未足自
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
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
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音畫外毀譽也
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
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
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
而籠之哉

夫復謂

涉涉反

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

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

目二

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

上

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
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龔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